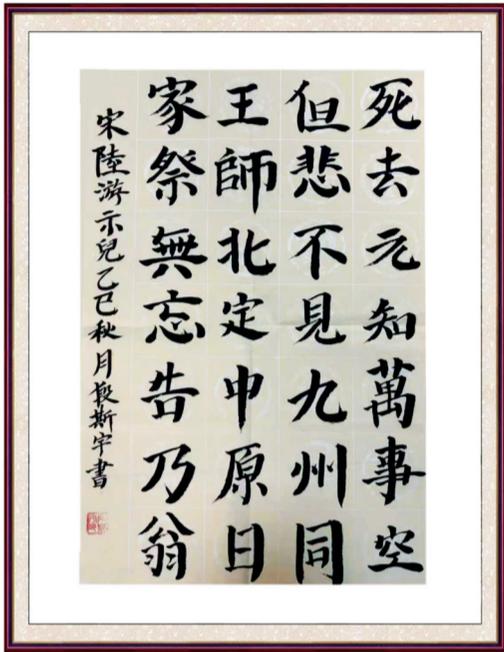


千秋诗魂 淮水歌吟

“迎驾杯”纪念陆游在淮诞生900周年

青湄之往·陆游

马 驭



淮南市文汇学校学生段新宇

第一次走近你，淮南——这座依偎在淮河岸边的城市，在当代中国的地理版图上，它或许并不那么显眼，却承载着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奇妙交融的城市叙事。一边是《淮南子》中那个充满哲学思辨的古老文化符号，一边是现代化煤矿机械轰鸣的工业新城。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身份，恰如淮河之水，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流淌，最终在这片土地上汇合成独特的文化景观。

淮南历史悠久，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这里曾是楚汉争霸的古战场，也是多朝历代的州郡治所，拥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，以上种种不禁让我这位从徐州而来的游客心头一动：原来淮南和徐州都曾上演过楚汉相争的戏码，都曾感受到刀光剑影的激荡。

就是这样的地方，诞生了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。

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十月十七日，淮河边，急雨倾盆，乌云蔽空。一艘官船在风浪中颠簸摇曳，悄然停泊于寿春至颍口之间的淮河之湄。船内，陆宰的夫人临盆在即；船外，漩涡重重，浪涛汹涌。待到平旦时分，婴孩呱呱坠地，雨势方才停息。这个在暴风雨中降临人间的孩子，便是后来成为南宋四大家之一的爱国诗人陆游。谁能想到，这片淮南土地，将会永远烙印在这位诗人的记忆里，成为他毕生的精神原乡。

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，金兵的铁蹄肆意践踏北方大地，北宋王朝岌岌可危。陆游自幼便在颠沛流离中成长，亲眼目睹了山河破碎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，“少小遇丧乱，妄意忧元元”，从那时起，陆游就立志要为国家的复兴贡献自己的萤火之光。

陆宰在寿春为官十余年，对淮南感情深厚。他在寿春置有田产，甚至准备退休后定居于此。陆游在《家世旧闻》中记载：“先君初有

意居寿春，邑中亦薄有东皋矣。宣和末，方欲渐葺治之，会乱，不果。晚与客语及淮乡渔稻之美，犹怅然不已也”。

陆游的孩提时代是在淮南度过的，他在《杂兴》诗中回忆：“家本徒寿春，遭乱建炎初。南来避狂寇，乃复遇强胡。于时两两髦，几不保头颅”。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七月，“金人陷寿春府”，陆宰一家大约此时辗转逃回故乡。离开淮南时，陆游已年满4岁，在寿春生活了三年多，并接受了父亲的启蒙教育。晚年诗作《次韵邢德允见赠》中“细思渭北希高价，终胜淮南谄发蒙”之句，便是对这段生活的回忆。

年少的陆游凭借着出色的诗文才华获得恩荫，得以踏上仕途。那时的他意气风发，怀揣满腔抱负，渴望在这乱世中一展身手。“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军书”——这是他心中最初的梦想，简单而又炽热。

淮南的阳光照耀着书生意气，绍兴十年（1140年），陆游奔赴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参加科举考试，满心期待能崭露头角，可命运弄人，未能中试。绍兴十二年（1142年），刚满十八岁的他有幸拜在南渡后的诗坛领袖曾几门下。曾几不仅在诗坛地位尊崇，更是朝中坚定的主战派。《宋史》记载其“力可攘夷狄，公方厌甲兵”，一生力主抗金，这样的诗文与爱国思想深深影响了陆游。

受父亲影响，陆游对淮南有一种偏爱，“淮南”在其诗中不断出现：《望江道中》中的“晚来又入淮南路”，《晚泊》中的“晚潮又泊淮南岸”……

根据年谱记载，陆游幼时离开寿春后，再未能回故地重游，这或许是他一生的憾事。但其长子陆子虞在寿春为官，替他圆了淮南梦。

陆游生有七子，长子陆子虞于绍熙四年（1193年）开始任职寿春，担任县官。子虞赴任时，陆游亲送，“吾儿适淮壖，送之梅市桥”。陆子虞在淮南为官期间，陆游心中十分挂念，因而对淮南投以更多关注。“雪云暗淮天，念汝方露宿”，甚至淮南气候的变化，也会引起陆游对儿子的思念。

庆元三年（1197年）夏，陆子虞回绍兴省亲，将一幅淮上地图呈给陆游，陆游观阅地图，竟至动情落泪。《夜观子虞所得淮上地图》：“闭置空斋清夜徂，时闻水鸟暗相呼。胡尘漫漫连淮颍，泪尽灯前看地图”。“淮颍”即寿县正阳关淮河对岸的颍河入淮之口。想到七十二年前，父亲陆宰携全家由淮

入颍而赴都城东京，如今“淮颍”已被敌国占据，“胡尘漫漫”。面对金兵对淮河流域的蹂躏，诗人有心杀敌却无力回天，只能空对着淮上地图而流泪，读之令人潸然泪下。

嘉定二年（1209年）十二月二十九日，陆游躺在昏暗的病榻之上，四面是暗榻子窗，窗外的光透进来，也变得昏沉。屋内挂着青布幕，随着微风轻轻晃动。床边案几上，那盆虎须菖蒲还郁郁葱葱。陆游写下了最后一首诗——《示儿》：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短短二十八个字，是陆游最后的遗言，也是他一生的写照。

“当年万里觅封侯，大散关外渡寒秋，尘暗旧貂裘，鬓已先秋，身老沧州何日平胡寇；梦魂犹绕古梁州，位卑未敢忘国忧，不写春闺愁，落笔封喉，丹心犹红以身写精忠。”一如徐州戏马台前自刎乌江的项羽，怅然望去，至死都未能等到一统天下的那天。

陆游晚年曾在诗中自述：“少傅奉诏朝京师，舣船生我淮之湄。宣和七年冬十月，犹是中原无事时”。陆游与淮南的情缘，始于淮水之湄的初生一刻，贯穿了他八十余载的人生。这位生于淮南、长于山阴的诗人，虽然一生再未能重返淮南，但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从未消减。

今天，我跨过山山水水，从徐州而来，掠过楚汉相争的刀光剑影，漫步在秀美的淮河两岸。目之所及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似乎都在述说着千年以来的故事。两千年前的烽火已经熄灭，现在的淮南是繁华落尽后的淡然宁静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陆游心目中淮南应有的样子。

陆游的淮南情结，不仅是对出生地的怀念，更是一种家国情怀的象征，一个文化记忆的载体，一首永不褪色的诗篇。



淮南市文汇学校学生杨睿婕